

平城旧曾谙之秋虫

□ 任翔宇

天凉好秋，天高气爽。大同的秋天无疑是四季里最美的时节。光影里的田野和城市、街巷建筑和湖光山色，是眼里的美不胜收，也是心中的故乡底色。

这样的季节里，怎么少得了虫。“明月净秋山，清风拂蔓草。秋虫声唧唧，慰我舒烦恼”，古人都说“以鸟鸣春”那按照这样的逻辑，就是“以虫鸣秋”了。秋虫最灿烂的一季，是生命的高光时刻，也是留给人们的秋天回想。

如今的小孩子们是见不到什么虫的，家里太干净了，容不得鞋板虫和死叭牛，街上太干净了，寻不见瓢虫和蜘蛛，连绿化带里也喷了药，没有了蝴蝶天牛，也没有了蚂蚱扁担。而这些虫，曾经是我们的伙伴，也是我们的邻居，他们带给我们烦恼，也带给我们孩童时代的快乐和莫名恐惧、少年时代的恶作剧体验和子弟路上的陪伴，甚至到我们再大一点，还给了我们声鸣翅响中的悲欢触动。

前两天大雨，下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早上在小区的路上，有很多蚯蚓在路上爬来爬去，车开过来碾过去，人走过来走过去，没有谁在意这些虫。偶尔有小孩子看到，领着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也会吓唬他，“别动啊，咬你”。蚯蚓咬人吗？嘿嘿，它连牙都没有，真是骗小孩子。

我小的时候，玩蚯蚓可以花样百出。可以和院子里的小伙伴用纸板做道具让蚯蚓们钻洞过桥，也可以把蚯蚓截断塞进花盆，等它们自生长成两条爬出来，还可以抓了它们穿在针上钓鱼。比起被蜜蜂蛰、被蜘蛛的毒牙咬，蚯蚓还真是很逆来顺受的虫。

还是前两天下雨，雨后在露台的金银花枝条上，逮到了一只螳螂。这也许是一只枯叶螳螂，翅膀灰黄，这也许是一只已经走到生命尾声的螳螂，有气无力，三角的脑袋微微颤动，前肢两把“刀”都没什么反抗动作就被关进了塑料盒里。喂了虫，也喂了菜叶，荤素都没怎么吃，只好放生，但是看它好半天都没有动，后来它怎么走的去了哪就只能靠猜了。

还是说回曾经的那些虫吧。

秋天里的天牛，硬壳保护的翅膀在飞振时有种嗡嗡的声响，只有在它们停在院里那棵大柳树的时候，才会安静。秋天里的蝎子，会在雨后从土城墙的缝隙里爬出来透透气，见得多了，也就没有起初的害怕，用铁丝窝的夹子夹住它丢进纸盒里，和小伙伴们低头翻检一排，够十来个就拿去找南寺边上的一个老头去换麻糖。老头再拿这些蝎子去中药铺换钱的事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找他换糖，因为还可以听一些稀奇古怪牛鬼蛇神的传说轶事。

到了这个季节，蚂蚱已经到了快蹦跶不了几天的终章阶段。蚂蚱有学名——蝗虫，但是蚂蚱这两个字从嘴里说出来，可比蝗虫要生动得多，害虫的气息也更淡一些。毕竟，和飞起来黑压压一片的吃庄稼的蝗虫比起来，蚂蚱只是个落了单的秋虫，掐住两条大腿，翅膀就没了用，两根触角再支楞也不是人的对手。多抓几只，让他们比跳远，拿火柴架成三角形火爆一个生鲜，揪下一条腿儿来喂蚂蚁，小的时候，没什么残忍和害怕的感觉，斗虫子，其实就是逗了个胆子，敢抓，敢玩，就已经其乐无穷。

扁担也是蝗虫的一种，学名叫“中华剑

角蝗”，直翅目，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虫。扁担是绿色的，可比蚂蚱好看多了，但又不是螳螂，没那么凶，老是一副扛着刀的架势。扁担身材好，修长，抓着它的双腿还会“磕头”，懂得服软儿，能处。

逮蜻蜓要赶上闷热要下雨的桑拿天儿，飞得低，逮蜻蜓是技术活，有个网兜最好，徒手不容易。我在柬埔寨的暹粒看到小孩们手拿两只拖鞋拍蜻蜓的，一看也是老手，略成八字斜拍，不能太用力，容易拍扁，正好要拍到翅，轻轻打落就好。逮蝴蝶就容易得多，大同话管蝴蝶叫“花达”，一般特指那些白底儿黑斑的本地蝴蝶，真碰上黑翅或者蓝翅的，也叫蝴蝶儿，但是听起来挺别扭，不顺口。蝴蝶飞得慢，还老爱混在花丛里，这样孩子们不用跳着脚蹦高就能够得着，小心翼翼地过去俩指头一掐住翅膀，就齐活了。蛾子也是一样，但是一掐一手的粉，总觉得有点膈应。

大肚子蝈蝈，吃点菜叶子就能洪亮地叫上半个多月，以前住在院房的人家，谁家门弦上没钉过钉子挂过蝈蝈笼子呢。蝈蝈一般靠买，因为城市里实在是不多见。秋天戴着草帽脸晒得黑红的农民大爷推着自行车或者独轮车进城了，拿竹篾或者高粱杆编成笼子，后来还有了塑料胶条和缠了彩线的铅丝笼子，圆的、扁的、菱形的、六角形的各式各样。笼子里那一阵阵时长、时短、时高、时低的鸣叫声，不仅驱散了盛夏的炎热，也给童年时光带来无穷乐趣。

大同很少有知了，小时候喝中药见过蝉蜕，后来在北京植物园曹雪芹故居那里捡到好几个蝉蜕带回来，放到了一个小鸟笼里，隐约有几分小时候蝈蝈笼子的意思。

大同也很少有蛐蛐，斗蛐蛐，养蛐蛐，寒冬里从怀里掏出个小葫芦来听秋虫的冬鸣，都是后来在北京西直门那儿的花鸟鱼虫市场里学来的。北京琉璃厂老古玩商中曾流传过这么一句话，“六个玉蛐蛐罐能换一对道光官窑粉彩龙凤碗”，蛐蛐罐的质地有瓷、陶、玉石及漆器，瓷盆宜作斗盆、观赏盆，而陶盆透气、吸水性好，更适合养蟋蟀，这是斗蛐蛐的玩意儿。玩鸣虫的，玩的是匏器。“匏器”是官名，其实也就是葫芦。蝈蝈葫芦的口和盖极为讲究，一般为紫檀、红木、象牙或玳瑁所制。养蝈蝈前，还要在葫芦口内装一个用黄铜丝盘成的胆，加盖后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葫芦虫具。蝈蝈葫芦的盖，高一寸到一寸五，上雕花卉、山水、人物等图案，玲珑剔透兼具透气功能。

养在葫芦罐儿里的蛐蛐或者蝈蝈，被小心地拿一根细丝拨弄几下，就可以听到清脆悠长的秋天声音，那声音，是秋虫恍惚间忘了时间忘了温度从混沌里本能发出的声音，不凄凉，很响亮。

虫鸣立秋，一叶知秋。秋虫在城市越来越少了，我们的秋天，是手机里朋友圈的图文，是手机里天气APP的推送，是手机里淘宝京东换季打折新品上市的提醒，我们越来越像关在笼子里的虫，在不知被谁撩拨了之后，给了些条件反射似的发声。



五说朔方



“皱”的两个发音

□ 韩府

许多汉语工具书中，“皱”字都只标出一个读音：宙。但实际上，它还有一个读音，一种很可能更为古老的读音：出（入声）。吾乡——大同方言恰好保存了这一读音，读“出”时，用于形容词。分述如下：

先简单地说一下第一种情况，大同方言中“皱”字用于名词时与普通话没有区别，比如“皱纹”。“皱”作动词时，多是以地方特色非常突出的形式“圪皱”出现。比如，由于心情不畅的皱眉。元代杂剧中就频繁出现这一词：

“红娘！呀，决撒了也！厌的早圪皱了黛眉。”（元·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第三本第二折）细心的读者也许看出来了，以上所引之例中是写作“圪皱”的。实际上，词中的“圪”只是个有形无义的词缀，笔者写作“圪”，只是为了与当代语言学家们的习惯保持一致，此外还有人写竖心旁的同音字。

大同方言中“皱”字读更古的音入声“出”字的情况复杂些。在动词和形容词中，这个“皱”字读古音，比如：“您儿还夸诞我年轻呢，脸都圪皱成了干核桃了！”其中的“夸诞”是赞美、夸奖的意思。我们把发育不良而长得不够“展括”或高大的人，

以及胆小而缺乏闯荡精神的人称作“圪皱蛋”“圪皱货”“圪皱猴”，把他们的那种猥琐样子，称作“圪皱样儿”或“圪皱相儿”。这些词中的“皱”绝不读“宙”，一律读入声的“出”音。

“皱”字的这一读音，其实工具书中也有记录，比如几部韵书《广韵》《集韵》《韵会》《正韵》都标的是“侧救切，音绉”。想了解这一点，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查一下《康熙字典》就知道了。再者，从字形上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，“皱”字繁体字“皺”，右边的“皮”是形旁，表义；左边的“芻”是声旁，“芻”的音又得自“中”，依然读入声“出”。（“中”至少有三种读音，一读“草”，一读“彻”，一读“刍”。）事实上，以“芻”为声旁的字，有很大一批与“出”同韵，如：雏（繁体字作“雔”）、媿、媯、鶡、鶡、薔。由此可知，大同方言的这个“特殊”读音，说到底是古音，是千百年前老祖宗的读音。因而务必明白：这类“特殊”读音不是大同方言的缺点、缺陷，而是对古音很好的保存和传承。

总之，吾乡方言“皱”字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此字的古音，这在声韵学（古人称“音韵学”）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
随手拍大同



城郊秋景

李平 摄



灵丘的笔架山唐河

